

编者按：虽然伊拉克已无条件接受了联合国的核查决议，新世纪的第二场战争仍箭在弦上。与上一场战争不同的是，前者是美国去打击已知的敌人——塔利班及其基地组织，后者则是去消灭可能的敌人——伊拉克。对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和如何攻打，在第一期已做过介绍。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被当做靶子的伊拉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萨达姆，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伊拉克： 现代“巴比伦之囚”

雷志宇

正如其国歌所唱“几度身披文明的绶带”，伊拉克的确是一块值得骄傲的土地，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是人类文明的四大发祥地之一。但自两伊战争以来，伊拉克这个有着同中国一样悠久古老文明的国家，不仅没有再现昔日荣光，却因不断扮演国际社会麻烦的制造者而被世界所孤立。就其目前的境况来说，有些像好莱坞电影中一个因时空错乱而从中世纪出走的武士，在现代文明面前横冲直撞而碰得头破血流，然后被局限在自己的屋子里与世隔绝，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巴比伦之囚”。

泛阿拉伯主义：巴比伦“空中花园”

泛阿拉伯主义所鼓动的欲望和野心混合着阿拉伯人特有的倔强与坚硬，铺就了现代伊拉克人血泪之路。正如伊拉克国徽上萨拉丁雄鹰所附载的象征意义一样，萨达姆想扮演800多年前击败十字军、收复圣城耶路撒冷的伊斯兰英雄萨拉丁。同时，伊拉克想担负起为阿拉伯人抵御西方入侵的重任，成为国歌中所唱的“成为阿拉伯人的避风港”。这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一直根植在伊拉克人的内心，这就注定了伊拉克要在中东这块本不平静的土地上，扮演不安分的角色。

泛阿拉伯主义萌芽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主张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阿拉伯民族利益高于各自国家利益，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从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到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伊拉克人的历史优越感和使命感使其一直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这种企图恢复旧日荣光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就像那座古巴比伦“空中花园”一样只能悬在空中。伊拉克的独立不但未让他们就此放弃这一梦想，反而让这种使命感更加强烈。1968年7月开始执政的伊拉克复兴党主张并尝试走泛阿拉伯主义之路，而作为党魁的萨达姆·侯赛因更是这一路线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既是伊拉克在一段时间内，

本栏责任编辑：李玮 E-mail: Lw5150@vip.sina.com

号召周边阿拉伯国家维护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的旗帜,同时也成为为自己国家谋利、实现海湾霸权的幌子。

1980年2月伊拉克出台了《泛阿拉伯宪章》,其中包含两重内容:伊拉克在保卫本国领土的同时,还担负保卫“阿拉伯民族的尊严和原则”的义务,并从事“泛阿拉伯事业的斗争”。特别是,该宪章得到了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12个阿拉伯国家及巴解组织的赞同,从而使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为后来发动两伊战争和入侵兄弟国家科威特埋下伏笔。

战争:沙漠之鼠陷泥泞

伊朗和伊拉克是波斯湾沿岸两个毗邻的大国,虽然伊朗也是伊斯兰教国家,但其人口大多都是阿拉伯人历史上的敌人——波斯人,加之两者宗教、领土的矛盾以及两国领导人的恩怨,曾使两国关系恶化。1980年9月22日,借口为抵御“伊斯兰革命”,伊拉克悍然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不断扩充军备,购进了大量先进武器,到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已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强国,这为伊拉克实践泛阿拉伯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8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拉克在物力、财力上元气大伤,像一个输得眼红的赌徒,一次次加大筹码,却一次次输得更惨。1990年8月2日凌晨,在“吞并科威特是实现阿拉伯统一的一个重要步骤”的理由下,伊拉克出动10万大军,向同为阿拉伯兄弟的科威特发动了进攻。刚从两伊战争的泥潭中走出的伊拉克又迈入了另一片沼泽。很快,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不从科威特撤军的情况下,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科主权和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遭伊拉克拒绝后,1月17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攻击。2月26日,顶不住坚盔利炮的萨达姆宣布从科威特撤军。

伊拉克的莽撞不但令阿拉伯国家备感意外,更让一向情报准确的美国措手不及。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针对伊拉克军队的异动,发出可能对科威特动武的警告,但美国政府却认为是伊拉克装腔作势的讹诈,用武力逼科威特让步,推动世界石油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美国企图利用伊拉克来牵制伊朗,遏制霍梅尼有神论革命的势头,因此,事前美国没有就伊拉克入侵的态势发出明确而强硬的威慑,而是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迁就态度,然而他们失算了。伊拉克的张狂使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处于失控状态,大大激怒了老布什总统,这恐怕也是老布什对伊拉克一直耿耿于怀的缘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尽管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令美国多少有些尴尬,却为美国介入中东事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理由,伊拉克为美国在中东撕开了一条口子。伊拉克不仅没有如其国歌中所唱,成为“阿拉伯人永恒的避风港”,反而成了中东

的风暴中心,之后的伊拉克也由沙漠之虎变成了沙漠之鼠。

制裁: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海湾战争令伊拉克损失惨重,但伊拉克人的厄运并未到此为止。为达到彻底削弱伊拉克的目的,美国不仅要把伊拉克的“牙”拔掉,而且要把它关在笼子里。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主要由美国制定的第687号决议,对伊拉克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这使与世隔绝的伊拉克人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巴比伦之囚”。可悲的是,扮演围困他们的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除了美国,还有他们自己。

严厉的制裁措施致使伊拉克国内食品药品等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经济濒临崩溃。自1990年遭受国际制裁以来,已有近150万伊拉克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无辜的百姓成了制裁的最大牺牲品。

制裁的另一个刀口就是导致伊拉克人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这个世界愈是将其排斥,将其隔绝,他们就愈会向后退缩,更会仇视他们之外的世界。在萨达姆统治的22年间,伊拉克走向高峰又落入低谷,伊拉克人也在这种起伏中饱尝痛苦、恐惧与羞辱。在1995年伊拉克人以99.96%之高的支持率推选萨达姆再次担任总统之后,2002年10月16日,面对美国人的大兵压境之势,在“是否支持萨达姆再连任7年伊拉克总统”的选择上,1144万名伊拉克选民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西方国家当然对这种选举和结果嗤之以鼻,100%的得票率就意味着200%的专制。但这也隐隐透出令美国人不安的信息,如果这100%或者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伊拉克人的真实意愿呢?这并不代表伊拉克人有受虐倾向,而是说长达11年的制裁与禁运,与

世隔绝的伊拉克人在遭受物质贫困、心灵恐惧的同时,还处于信息缺损的状态。在这样的封闭状态中,官方发布的消息成为惟一的信息源,这实际上使伊拉克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被催眠



伊拉克全国就萨达姆总统连任举行全民公决。身穿印有萨达姆总统头像T恤衫的少年在巴格达一投票站门前高喊口号支持萨达姆总统。

斯,以及曾坚决反对美国提出任何针对伊拉克新决议的叙利亚,也投了赞成票。这说明,总是抱着侥幸心理的伊拉克已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只有全面、严格地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与联合国充分合作,才可能最终解除长达12年之久的制裁。



上万名示威者来到英国的议会广场和英国首相府前 反对美英打击伊拉克。
伊拉克又一次 这是一名示威者在英国伦敦议会广场向示威人群演讲。
站在了一个关节点上 但已耗尽了所有的与之周旋的外交伎俩和可资依傍的政治资源。伊拉克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愿这最后的机会是伊拉克的新生之时。

链接：

萨达姆其人

萨达姆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针锋相对的人”,人如其名,这的确很好地概括了萨达姆倔强的性格。

萨达姆性格的形成可能与其成长的坎坷经历有关。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侯赛因·马吉德在他出生前已经死去。继父对他非常粗暴,这样的家庭环境,必然会给童年时代的萨达姆在心理上造成不良影响。1953年,16岁的萨达姆中学毕业后去报考巴格达军事学院,因其平民身份而被拒之门外。这使他更加仇视当时的费萨尔王朝,开始走上了反对国王的道路,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者。1968年7月,以萨达姆的叔叔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阿里夫政权,建立了复兴党一党专政的体制。不久,31岁的萨达姆即被任命为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贝克尔称病辞职,萨达姆出任伊拉克复兴党地区领导总书记、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从此成为伊拉克大权独揽的统治者。

在1968年7月至1979年萨达姆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近10年期间,是伊拉克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萨达姆显示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少有的政治家的治国方略。或许正是因为童年继父不让其读书的不幸经历,使他更加珍视教育的重要,萨达姆在伊拉克发起了全国性的扫盲识字运动,并且规定全国大到城市,小到

乡村都要建立详细明确的阅读计划 同时辅之以严厉的惩罚措施——不参加学习计划就要判3年徒刑。这种强制措施使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文盲学会了读书识字 为此, 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给萨达姆颁发了奖项以示表彰。同期 伊拉克在中东地区建立了数一数二的公共医疗体系。在那个时期 虽然西方国家对萨达姆治国手段并不赞成, 但它们却很尊敬萨达姆所取得的成就。在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 伊拉克似乎已成为中东地区最有希望的国家。但萨达姆最初的成就也复活了他和伊拉克人久藏于心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从发动两伊战争到向阿拉伯兄弟国家敲诈、赖账, 再到悍然入侵科威特, 萨达姆使伊拉克由阿拉伯世界的“侠客”变成了四处敲诈的无赖, 进而由无赖变成了强盗。

萨达姆所奉行的海湾霸权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败笔, 失去了号召力。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亲疏合离的现状 同时说明泛阿拉伯主义在现实的国际秩序和中东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怎样的英雄, 而在这样的时代中, 什么样的国家就注定有什么样的领袖。不管是伟大还是卑劣, 非凡抑或平庸, 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和那片土地所滋养和孕育出来的。所以, 一个时代领袖人物留给历史的身影, 几乎就是一个历史段落的概括和缩影。从这种意义上讲, 22年来萨达姆的性格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 将其带入困境。但更深远地看, 正是伊拉克民族长久以来的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塑造了萨达姆的性格和气质, 反过来推动着他带领伊拉克步入泥潭。

这样来评价是否轻释了萨达姆应负的历史责任? 萨达姆最初当政期间喜欢独自微服私访, 在巴格达曾经流传着一些颇具亲和力的故事: 亲自驾车上班的萨达姆遇到一个要求搭车的小学生, 结果他高兴地把这个小孩送到学校。这段幸福时光早已成为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本人的记忆。如今, 萨达姆已成为世界上保护得最为严密的国家元首, 伊拉克人只能在电视和报纸上见到他们的领袖, 必然地, 萨达姆也成为了这个时代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对于今天的萨达姆来说, 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强和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 已不是虚荣心和权力欲的驱使, 而是权力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不管是主动放弃还是被剥夺, 都将有生命之忧。权力欲和虚荣心使萨达姆最终落入了许多政治家没能走出的俗套。

针对萨达姆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即将爆发, 为推翻一个人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是否夸大了这个人的历史能量?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不过是阿富汗战争之后又一次情感宣泄而已。

只是, 在萨达姆之后, 愤怒和仇恨无处依托的美国人还能享受这种泄愤的快意吗? 美国人会不会因此而心境寂寞?

名词解释: 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586年, 新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 灭犹太王国。犹太人被迫被尼布甲尼撒二世掳到巴比伦, 史称“巴比伦之囚”。